

<<野味读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野味读书>>

13位ISBN编号：9787801868664

10位ISBN编号：7801868668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孙犁,黄德海编选

页数：3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野味读书>>

### 前言

还是在海边的一所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子，我大概得了“大书贪求症”，每天都规定自己读起码多少页数的“伟大的书”。

就这样，每天早晨伴着咸腥的海风出发，晚上在隐约的涛声中归来。

当时的想法是，等有一天我把这些“大书”读过一遍了，那么眼前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定会显露出她真实而美好的面目，跟我每天身处其中的这个并不相同。

但那些伟大的书并不因为一个少年的朦胧梦想就轻易地打开自己厚重的大门。

终于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大书贪求症”的副作用显现了，我不光没有读懂那些大书，甚至连阅读平常书籍的乐趣都失掉了。

那时，我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觉得自己肯定不是“那个”被选定的读书人，因此竟有段时间废书不观。

但在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积习又从遗忘中渐渐抬起头来，于是我重新打开一些“小书”。

就是在这段时间，孙犁的一些集子进入了我的视野。

等慢慢翻读了孙犁以及一些现当代作家的集子后，我渐渐明白了，进入那些大书是需要阶梯的，或许孙犁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这个阶梯的一小段吧。

## &lt;&lt;野味读书&gt;&gt;

## 内容概要

《大师率性丛书1：野味读书》的第一辑为“书里书外”。收在这辑的文章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孙犁自述的读书经过，这是“书里”；一部分是可能影响孙犁精神成长的文化生活，这是“书外”。如果我们把文化生活的内容也算作一种“读书”。则“书外”的部分也算是孙犁读书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辑中，我们能大略看到对孙犁壮年期的写作起支配作用的精神资源。“书前书后”部分是孙犁的读书笔记。孙犁爱书，常在书上施以封皮，而因书衣多在书前书后，我们就为本辑取了这个名字。“书前书后”里的文章乍看之下有些杂乱，但除去不多的孙犁对文学作品及其作者——这些在古代大都列入集部——的评论，这部分文字大都是对史部作品的评论。我们常见街巷间的老太太对人说起自己喜欢的东西，长长短短，事无巨细。而对爱书人来说，大概能向人说起的，只有自己那些书的长长短短吧。正因为这个，我们把第三辑命名为“书长书短”。

## 作者简介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安平人。  
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  
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4年在延安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三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散文集《津门小集》，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

## &lt;&lt;野味读书&gt;&gt;

## 书籍目录

前言书里书外我的读书生活野味读书我和古书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书信书的梦谈读书谈爱书爱书续谈与友人论传记与友人论学习古文题文集珍藏本听说书报纸的故事拉洋片看电视画的梦读画论记戏的梦戏的续梦书前书后耕堂读书记（一）耕堂读书记（二）耕堂读书记（三）耕堂读书记（四）耕堂读书记（五）读《吕氏春秋》读《史记》记（上）读《史记》记（中）读《史记》记（下）读《史记》记（跋）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读《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读《后汉书》小引读《后汉书卷五十八·桓谭传》读《后汉书卷五十八·冯衍传》读《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读《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读《后汉书卷六十六·贾逵传》读《后汉书卷七十三·朱穆传》读《宋书·范晔传》读《旧唐书》记买《世说新语》记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读唐人传奇记谈笔记小说读《东坡先生谱》读《船山全书》读《清代文字狱档》记关于纪昀的通信读《求阙斋弟子记》读《义门读书记》读《胡适的日记》读《刘半农研究》书长书短我的书目书我的经部书我的史部书我的子部书我的集部书我的《廿四史》我的丛书零种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我的“珍贵二等”谈读书记买《太平广记》记买章太炎遗书记买《流沙坠简》记买《宦海指南》记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 &lt;&lt;野味读书&gt;&gt;

## 章节摘录

我的读书生活 最近，北京一位朋友，独创新论，把我的创作生活，划为四个阶段。我觉得他的分期，很是新颖有意思。

现在回忆我的读书生活，也按照他的框架，分四期叙述： 一、中学六年，为第一期 当然，读课外书，从小学就开始了。

在村中上初小，我读了《封神演义》和《红楼梦》。

在安国县上高小，我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和新杂志，但集中读书，还是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六年。

那时中学，确是一个读书环境。

学校收费，为的是叫人子弟多读些书；学生上学，父母供给不易，不努力读书，也觉得于心有愧。

另外，离家很远，半年才得回去一次。

整天吃住在学校，不读书，确实也难打发时光。

特别是在高中二年，功课不那么紧，自己的学识，有了些基础，读书眼界也开阔了一些，于是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

读书的方式，一是到阅览室看报、看杂志。

二是在图书馆借阅书籍。

三是少量购买。

读书兴趣，初中时为文艺作品，高中时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新的文艺理论。

中学时期，记忆力好，读过的书，能够记得大概，对后来有用处。

二、毕业后流浪和做事，为第二期 在北平流浪、做事，断断续续，有三年时间，主要也是读书。

逛市场，逛冷摊，也算是读书的机会。

有时买本杂志，买本心爱的书，带回公寓看，那是很专心的。

后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书一年，教务很忙，当一个班的级任，教三个班的课，看两个班的作文，夜晚还得要读些书，并做笔记。

挣钱虽少，买书算是第一用项。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第三期 这合起来是十一个年头。

读书，也只能说是游击式的，逮住什么就看点什么，说什么时候集合，就放下不读。

书也多是房东家的，自己也不愿多带书，那很累人。

在延安一年多，生活比较安定，“鲁艺”有个图书室，借读了一些书。

这十一年中，当然谈不上买书。

四、进城四十多年，为第四期 进城后，大量买书，已时常记在文字，不细说。

其间又分几个小阶段： 初期，还买一些新的文艺书，后遂转为购置旧书。

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石印的，木版的。

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

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

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册。

总之是越买离本行越远，越读不懂，只是消磨时间，安定心神而已。

石印书、木版书，一般字体较大，书也轻便，对老年人来说，已是难得之物，所以我还是很爱惜它们。

这些书，没有标点，注释也很简单，读时费力一些，但记得准确。

现在，有些古书，经专家注释，本来很薄的一本，一下涨成了很厚的一册。

正文夹在注释中间，如沉人大海，寻觅都难。

我觉得这是喧宾夺主。

古人注书，主张简要，且夹注在正文之间，读起来方便。

另外，什么都注个详细，对读者也不一定就好。

应该留些地方，叫读者自己去查考，渐渐养成治学的本领。

## &lt;&lt;野味读书&gt;&gt;

我这种想法，不知当否？

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这只是个人经历，不足为法。

我近年已很少买书，原因是，能买到的，不一定想看；想看的，又买不起。大部头的书，没地方安置，也搬拿不动了。

虽然买了那么多旧书，中国古典散文、诗歌，读得多些。词、曲，读得并不多。

特别是宋词，中学时买过一些，现存的《全宋词》、《六十名家词》，都捆放在那里，未能细读。元曲也是这样，《六十种曲》、《元曲选》，买来都未细读。

只是在中学时，迷恋过一阵《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种剧本，经我手，不知买过多少次。赋也不大喜欢读。

近年在读《汉书》时，才连带读上一遍，也记不住了。

人的一生，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不了多少，所以我劝人读选本。老年，对书的感情，也渐渐淡了，远了。

平生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不在这上面浪费时光。

一经发现，便不屑再顾。这绝非欺人之谈。

总之，青年读书，是想有所作为，是为人生的，是顺时代潮流而动的。老年读书，则有点像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身心都有些疲劳，想停下桨橹，靠在河边柳岸，凉爽凉爽，休息一下了。

野味读书 孙犁 我一生买书的经验是： 一、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

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

二、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女店员不如男店员。

我曾寒酸的买过书：节省几个铜板，买一本旧书，少吃一碗烩饼。

也曾阔气的买过书：面对书架，只看书名，不看价目，随手抽出，交给店员，然后结帐。经验是：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

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河间工作。每逢集日，在大街的尽头，有一片小树林，卖旧纸的小贩，把推着的独轮车，停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坐在地上吸烟。

纸堆里有些破旧书。有一次，我买到两本《孽海花》，是原版书，只花很少钱。

也坐在树下读起来，直到现在，还感到其味无穷。

另外，冀中邮局，不知为什么代存着一些土改时收来的旧书，我去翻了一下，找到好几种亚东图书馆印的白话小说，书都是新的，可惜配不上套，有的只有上册，有的只有下册。

我也读了很久。我在大官亭做土改。

有一天，到一家扫地出门的地主家里，在正房的满是灰尘的方桌上，放着一本竹纸印的《金瓶梅》，我翻了翻，又放回原处。

那时纪律很严，是不能随便动胜利果实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明版书。

贫农团也不知注意，一定糟蹋了。

## &lt;&lt;野味读书&gt;&gt;

冀中导报社地上，堆着一些从纪晓岚老家弄来的旧书，其中有内府刻本《全唐诗》。

我从里面拆出乐府部分，装订成四册。

那时，我对民间文艺有兴趣，因此也喜欢古代乐府。

这好像不能说是窃取，只能说是游击作风。

那时也没有别的人爱好这些老古董。

至于更早年代的回忆，例如在北平流浪时，在地摊上买一些旧杂志，在保定紫河套买一些旧书，也都有过记述，就不再多说了。

前代学者，不知有多少人，记述在琉璃厂、海王村、隆福寺买书的盛事。

其实，那也都是文章，真正的闲情、乐趣，也不见得就有那么多。

只是文人无聊生活的一种点缀，自我陶醉而已。

不过，读书与穷愁，总是有些相关的。

书到难得时，也才对人大有用处。

“文革”以后，我除红宝书外，一无所有，向一位朋友的孩子，借了两册大学汉语课本，逐一抄录，用功甚勤。

现在笔记本还在手下。

计有：《论语》、《庄子》、《诗品》、《韩非子》、《扬子法言》、《汉书》、《文心雕龙》、《宋书》、《史通》等书的断片，以及一些著名文章的全文。

自拥书城时，是不肯下这种功夫的。

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

所以，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

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

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震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可怀念的游击年代！

读书究竟有用无用，这是很难说清楚的。

要看时势和时机。

汉高祖在攻打天下的时候，主张读书无用论。

他侮辱书生，在他们的帽子里撒尿。

这是做给那些乌合之众、文盲战士们看的，讨得他们的欢心，帮他打天下。

等到坐了皇帝，又说“过去为非”，自己也读书也作文章了。

这也是为了讨好那些儒生，帮他安定天下，才这样做的。

总之，读书一直被看做一种功利手段，因此，读书人也就只能碰运气了。

我和古书 我的读书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从小学到初中，可以说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

高中到教书，可以说是追求探索阶段。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可以说是学以致用阶段。

进城以后，可以说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

可以从第三阶段说起。

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区，我们油印出版过一些小册子，其中包括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艺创作和新的文学理论。

这些书，都是我在三十年代研究和学习过的。

我所写的文艺方面的论文和初期的创作，明显地受这些理论和作品的影响。

例如我的第一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和第一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

所以说，这是“学以致用”的阶段。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虽然幼稚，但今天看起来，它在根据地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我在三十年代初，所学习的文艺方面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都尽量应用在抗日工作中去，献出了我微薄的力量。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又得以充实自己，发展所学，增长了工作的能力。

## &lt;&lt;野味读书&gt;&gt;

为什么进城以后，我又爱好起古书来呢？

我小的时候，上的是“国民小学”，没有读过“四书五经”。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一个缺陷。

中学时，我想自学补课，跑到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四书，没有能读下去，就转向新兴的社会科学去了。

直到现在，很多古籍，如不看注，还是读不好，就是因为没有打下基础。

初进城时，薪俸微薄，我还是在冷摊上买些破旧书，也包括古籍，但是很零碎，没有系统。

以后，收入多了一些，我才慢慢收集经、史、子、集四方面的书，但也很不完备。

直到目前，我的二十四史，还缺宋书和南齐书两种，没有配全。

认真读过的，也只有《史》、《汉》、《三国志》和《新五代史》几种。

《资治通鉴》，读过一部分，《纲鉴易知录》通读过了。

近人的历史著作，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清史纲要》，等，也粗略读过。

我还买一些非正史，即所谓载记一类的书：《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吴越备史》、《七家后汉书》等等。

但对我来说，程度最适合的，莫过于司马光的《稽古录》。

我买了不少的明末野史，宋人笔记，宋人轶事，明清笔记，都与历史有关。

《世说新语》一类的书，买得很多，直至近人的新世说。

我喜爱买书，不只买一种版本，而是多方购求。

《世说新语》，我有四种本子，除去明刊影印本两种，还有唐写本的影印本，后来的思贤讲舍的刻本。

《太平广记》也有四种版本：石印，小木版，明刊影印，近年排印。

《红楼梦》、《水浒》，版本种类也有数种，包括有正本，贯华堂本。

还有《续水浒》、《荡寇志》。

各代文学总集，著名作家的文集，从汉魏到宋元，经过多年的搜集，可以说是略备。

明清的总集别集，我没有多留心去买。

我对这两朝的文章，抱有一点轻视的成见。

但一些重要思想家、学术家和著名作家的书，还是买了几种。

如黄黎洲、崔乐璧、钱大昕、俞正燮、俞樾等。

一些政治家，如徐光启、林则徐的文集，我也买了。

钱谦益的两部集子也买了。

近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我买了他们的全集。

王国维，我买了他的主要著作。

近人邓之诚，岑仲勉的关于历史和地理的书，我也买了几种。

黄侃、陈垣、余嘉锡的著作，也有几种。

我的藏书，以小说类为最多，因为这有关本行。

除去总集如《太平广记》、《说郛》、《顾氏文房小说》以外，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小说家类，共开列三十六种，我差不多买齐了。

其次是杂史类掌故之属，《书目答问》共开列二十一种，我买了一半多。

再其次是儒家考订之属，我有二十六种。

刚进城时，新旧交替，书市上旧书很多，也很便宜。

我们刚进来，两手空空，大部头的书，还是不敢问津。

《四部丛刊》，我只是在小摊上，买一些零散的，陆续买了很多。

以后手里有些钱，也就不便再买全部。

因此，我的《四部丛刊》，无论初、二、三编，都是不全的，有黑纸的，也有白纸的，很不整齐。

廿四史也同样，是先后零买的，木版、石印、铅印；大字、小字、方字、扁字，什么本子也有。

其中以《四部备要》的本子为多。

## &lt;&lt;野味读书&gt;&gt;

《四部备要》中其他方面的书，也占我所藏线装书的大部分。

谱录方面的书，也有一些，特别是书目。

我买书很杂，例如有一捆书（我的书从抄家时捆上，就一直沿用这个办法）的书目为：《黄帝内经素问》，《桑蚕粹编》，《司牧安骥集》，《考工记图》，《郑和航海图》，《营造法式》，《花镜》……这并非证明我无书不读，只是说有一个时期，我是无书不买的。

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从一九二六年起，我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二年）。

回忆在那一时期的课外阅读，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读报纸：每天下午课毕，我到阅览室读报。

所读报纸，主要为天津的《大公报》 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主要是看副刊。

《大公报》副刊有《文艺》，《申报》有《自由谈》，前者多登创作，沈从文主编。

后者多登杂文，黎烈文主编。

当时以鲁迅作品为主。

二、读杂志：当时所读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为文艺刊物，多左翼作家作品。

《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读书杂志》、《中学生》杂志等，为综合杂志。

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我很有兴趣。

也读《申报月刊》和《国闻周报》（《大公报》出版）。

三、读社会科学：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赫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以及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及日本学者所著经济学教程。

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

四、读自然科学：读《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还读了一本通俗的人类发展史，书名叫《两条腿》，北新书局出版。

五、读旧书：读《四书集注》、庄子、孟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以及近代人著文言小说如《浮生六记》、《断鸿零雁记》等。

六、读文化史：先读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王治秋《新文学小史》（载于《育德月刊》）、杨东莼《中国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欧洲文艺思潮》、《欧洲文学史》，日人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的有关中国文学著作。

七、读小说散文：《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作品，英法小说、泰戈尔作品。

后来即专读左翼作家及苏联作家小说。

八、读文艺理论：读《文学概论》及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与创造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及中外人写的唯物史观艺术论著。

日本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柯根《伟大的十年间文学》等。

九、读文字语言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杨树达《词诠》，穆勒《名学纲要》，即逻辑学。

十、读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记有吴稚晖、梁漱溟著作，忘记书名。

以上所记，主要是课外读物，多由教师介绍指导。

中学生既无力多买书，也不大知道应该买哪些书，所以应该利用学校中的图书馆，并请教师指导。

向同学师长借阅书籍，要按期归还，保持清洁。

……

编辑推荐

《中庸》开篇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性”意谓“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朱子语）。率性丛书中的“率性”二字即采自这里。性情之不同，各如其面，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所长。这套丛书，就是选出各位作者性情所长的部分。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